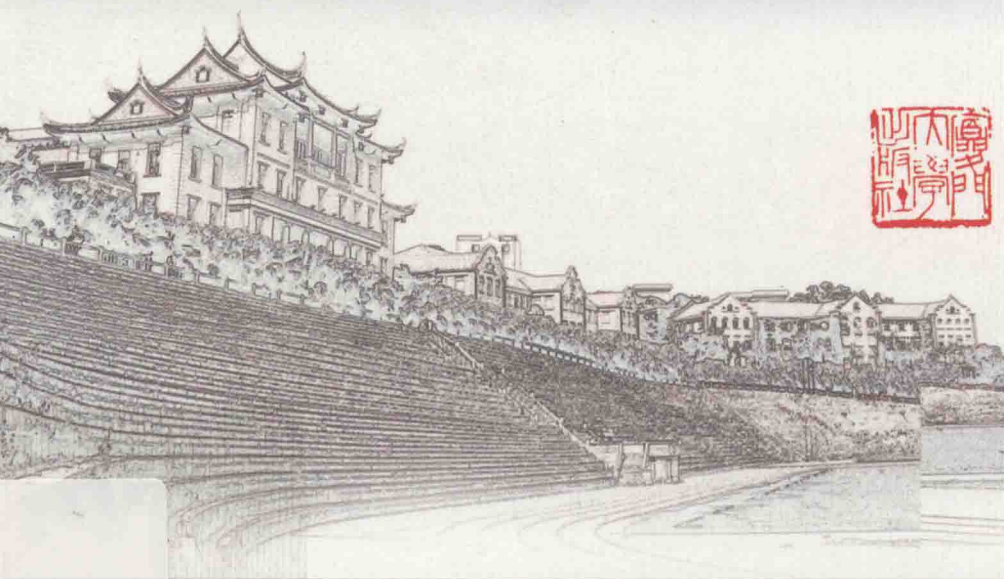


忧虑与危机

厦门大学人文经典系列讲座讲演集

————— 第三辑 —————

盛 嘉 / 主编



忧虑与危机

厦门大学人文经典系列讲座讲演集

----- 第三辑 -----

盛 嘉 / 主编



厦门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虑与危机:厦门大学人文经典系列讲座讲演集.第三辑/盛嘉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15-6059-4

I. ①忧… II. ①盛…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5283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韩轲轲

装帧设计 张雨秋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 1 盛 嘉：公共道德沦丧与革命危机
——托克维尔的忧虑
- 24 王芝芝：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西方的厚黑学
- 37 李 琦：节气：无尽奥义的天地图式
- 55 杨 玲：性别、女权主义与“可活的生命”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的本土解读
- 77 王 珉：早年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
- 92 陈 瑶：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
——《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与《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校读
- 109 俞兆平：越界的庸众与阿 Q 的悲剧
——《阿 Q 正传》新解
- 132 饶伟新：“大历史”无处不在：从王朝政治到日常生活
——重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 148 | 高艳杰：印尼知识分子眼中的红色中国
——读刘宏的《中国与印尼的建构(1949—1965)》
- 171 | 陈 遥：东方地中海？
——读安东尼·瑞德《贸易时代的东南亚》



公共道德沦丧与革命危机

——托克维尔的忧虑

盛 嘉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8)对当代学术界仍然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不单是他的理论和学说,更是他在政治上深刻的观察力、非凡的预见力和分析能力。从出生到离世,托克维尔一生都处在法国专制与自由激烈较量的时期。社会的动荡和政治压制使他一生不得志,但他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和渴望创造的热情一直不曾泯灭。他继承了法国贵族那种道德上的原则性和行动中的责任感。纵观世界近代史,能够像托克维尔这样,既写出一部今天仍被人们传颂的历史经典,又能忠实记录一场革命的过程和细节的人,实在是为数不多。^①

这个讲座试图通过托克维尔的一次讲演——1848年1月27日(法国1848革命前)他在法国议院(The Chamber)所发表的讲

① 这里所说的历史经典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发表的《旧制度与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需要说明的是,在法文中,La Revolution并没有形容词“大”字。而关于革命的记录是指他写于生前,却在逝世之后出版的《托克维尔回忆录》(*Souvenirs*)以及大量的书信和政论文章等。



演,以及他的书信和一些政论文章,来讨论当时他所关注的法国公共道德沦丧与革命危机的问题。同时,也在一个深微具体的层面上来探讨托克维尔本人的思想和行为特征。^①

如果把法国革命视为发生在 1789 年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托克维尔就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他在那场事件的 16 年之后才出生,但如果将法国革命视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那么他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局内人、亲历者和参与者。

虽然经历了 1789 年的革命,但法国的民主政治并没有走上令人满意的轨道,国家仍处在动荡与混乱之中。作为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贵族阶层的后代,托克维尔在如何评判这场革命上是十分纠结的。一方面,他对 1789 年的革命持有一种崇敬的心情,觉得“法国在其第一次革命的轰雷声中,第一次向全世界提出了后来成为一切现代社会的革新原则的原则。这是法国的光荣,这是法国本身的最宝贵的财富”。^②但在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又觉得,这是一场变了质的革命。它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漂亮的口号震耳欲聋,可实际上,它却偏离了革命的最初目标,丧失了它所提倡的原则,使法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泥潭。为什么革命后法国的命运

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篇讲演的语境,本文还参考了托克维尔当时写的一些书信、后来写的回忆录,以及他的其他著述。

②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n*)(下),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917 页。



一直在专制统治与民主自由之间颠簸？为什么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革命，却导致了专制？为什么一个曾给法国，甚至世界带来希望的革命，却落入了绝望的境地？这些，一直是困扰他的、也是他一直思考着的问题。

面对法国社会令人不安的局面，1847年10月，托克维尔与法国议院里的几位朋友商议，决定要在下一次议院例会中就法国当下的形势提交一个文件。或许是鉴于托克维尔在学术上的威望，写作上的过人之处，以及他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知悉度，他们委托托克维尔来起草这个文件。^①后来，这份文件并没有被提交到议会，托克维尔自己则于1848年1月27日，在议会上做了一次重要的讲演。这篇讲演在很大程度上与托克维尔先前起草的文件有关。托克维尔的这篇讲演第二天就登在了法国的《总汇导报》(*Le Moniteur Universel*)。两年以后，这篇文本又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于托克维尔再版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②这篇文献后来又被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 1802—1866)收编在《托克维尔全集》。这是法国政治史上一篇饱含激情、坦诚与忧虑的讲演，也是了解法国1848年革命历史背景和托克维尔本人经历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① 1840年，托克维尔发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之后，被选为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院士。

② Andre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01-402.

二

在这个讲演里,托克维尔向人们揭露了当时法国社会民情腐败和公共道德沦丧的严重势态。他警告当时的法国议会,法国的“公共道德即公共精神正处在危险状态;而且我相信,政府过去和现在仍在大力助长这种危险加剧”。^①他认为,这些情况不仅导致了1789年革命成果的变质,而且还将要引发另一场革命。他希望法国的议会要尽快制定和实施一些挽救的措施,避免法国再次陷入一场灾难。

讲演中,托克维尔指出,这种腐败已渗透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不是社会的某一部分、某一个社会阶层的问题,而是社会总体性的问题。他自上而下地具体分析了不同社会阶层腐败堕落的情况。他认为,统治阶层的腐败使其丧失了公信力和对社会的领导力,中间阶层的道德沉沦使革命缺少了关键性的推动力和中坚力量,而下层的道德丧失使革命缺少良性的社会基础。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腐败的核心是政治上的腐败,而导致政治腐败的主因是统治阶层的道德沦丧。他指出,在法国,已很难见到那种富有激情和奉献精神的领导阶层。公共道德沦丧已经严重地摧毁了法国的统治阶层的公信力和领导力,“我在统治阶级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的公共道德变坏了,而且变坏得已经很严重,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打算、个人的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观点,逐渐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915页。



取代了社会共同的观点、情感和思想”。^①其中，最令他失望的是一些公众政治人物的腐败堕落：“当我看到今天的公众人物，为了其卑微的眼前利益而出卖在我看来与原则一样严肃而神圣的东西时，我真是有说不出的憎恶。”^②

托克维尔发表这篇讲演之时，法国正处在七月王朝(The July Monarch)统治的最后阶段。托克维尔对这个王朝是极度失望，甚至鄙视的。因为在这个王朝的统治之下，法国社会出现了无所不在的卑劣行为和全方位的腐败。特别是那些握有权力的上层政治人物，他们本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为广大民众服务，但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手中的权力而营私舞弊，为自己、子女、妻室、父母和私密小团体谋利益，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对此，托克维尔愤怒地写道，“今天的社会被拙劣的阴谋所支配，卑鄙的江湖骗子在利用社会，几乎无处不在的卑劣行径大行其道……在这个社会中，无私精神惊人地匮乏，甚至更为宏大的个人利益也很缺乏。……难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浸润着伟大激情——我根本不是说美德、由可悲的旦夕之间的利益之外的其他动机所引导的政治世界么？”^③

在托克维尔的眼里，“统治者应是那些拥有‘伟大激情’的人物，政治事务的支配者是有远见、讲原则的人士，而不是那些仅仅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915页。

② 托克维尔的书信的一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参见《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崇明校，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87页。该书以下简称《书信集》。

③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77页。



追求‘可悲的旦夕之间的利益’的人”，^①“最合理的政府不是‘所有’当事人都参与的政府，而是由社会中最开明的，最有道德的阶层领导的政府”。^②而七月王朝的统治阶层与这些相差甚远。衰败的法国七月王朝政府就像是一家商号或贸易公司，每个人都忙着为己谋利，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变成了利益关系。这导致了“政治问题已经成为财政问题的附属品，变成了一个孕育无所不在的卑微琐屑风气的生意场”。^③托克维尔写道，“我很清楚，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家，一个政府都从未受到过类似的引诱；没有一个政权掌握过这么多的腐化堕落手段，遇到过紧密勾结得和贪得无厌得可以极其容易以腐化堕落来影响政权的意图的政客阶级”。^④这些都令他极度失望，觉得法国上层的“政治世界就是一个肮脏的竞技场”。^⑤

作为当时法国议会的议员，托克维尔得以从内部观察法国的议会。议会本应该是反映民情、议政和参政之处，可是托克维尔所看到的议会，此时已经是议员们以各种手段谋私利、沽名钓誉、结党营私、玩弄权术的名利场。托克维尔向人们揭露，那些身居议会要职的议员们，着眼于—己私利，缺少公益精神，根本不配，也不能成为领导阶层。这些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惜抛弃政治信仰。换言之，他们“并不是在运用政治原则，而是把政治看作

①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77 页。

②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26 页。

③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96～97 页。

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 921 页。

⑤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45 页。



增强个人或物质私利的一种投资”。^①

议会的腐败还表现在议员的选举上。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几乎所有议员的产生都不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他们要么出于私人利益和裙带关系，要么就是出于纯粹的地方利益，再就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② 这样的选举是无法选出有原则和社会责任心的议员的。对此，他曾极为失望地写道，“在法国，我这个时候见到的所有政党领导人，在我看来都几乎不适合做领导人；他们不是在性格上有缺陷就是没有真正学识，而大部分是德行不佳”。^③

在长达 12 年的从政生涯中，托克维尔一直“生活在党派和他们所掀起的漩涡之中”。他对此是极其厌烦和憎恶的。这让托克维尔处于一种郁闷和孤立的状态。他在给当时的法国政治家卢瓦耶-科拉尔 (Pierre-Paul Royer-Collard, 1763—1845) 的信里透露，他“一人虽身处人丛之中，思想却像荒岛上的居民一般孤独”。^④ 他一直有一种脱离这种恶劣政治环境的愿望，“十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庸俗可悲的派系氛围中，只有当自己觉得超脱了这种氛围时，我才能畅快地呼吸”。^⑤ 在这个让人郁闷，甚至窒息的社会，只要一有机会，托克维尔就走出法国，去意大利、美国、英国和非洲，考察那里的宪政，观察那里的民情，远离法国当时肮脏的政治环境。

①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23 页。

②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 915 页。

③ 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18 页。该书以下简称《回忆录》。

④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103 页。

⑤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 139 页。



这种超越党派之争的状态,使得托克维尔常能对法国的政治势态有冷静和独到的观察。

更令托克维尔焦虑的是,这些议员们沉湎于无休止的党争,唯利是图,却对法国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和潜伏的严重危机置若罔闻。对此,他写道,“尽管垮台近在眼前,可是没有一个人把我讲的危机真正放在心上。所有的政治家长年演出的这种国会喜剧养成的以过分夸张的形式表达感情和夸夸其谈的积习,使他们都不能判断现实和真理了”。^①

本来对革命命运应有所担当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其表现则更令人失望。对此,托克维尔指出,“已经实行了17年的行政体制总是诉诸中产阶层成员的个人贪欲,它以此严重败坏了中产阶级,以至对于国家的其余阶层来说,这个阶层正在逐步变成一个渺小的腐败而庸俗的贵族阶层”。^② 在托克维尔的眼中,他们已无法胜任革命的重任。不仅如此,中产阶级还奉行脱离公共事务,注重私己物质福利的伦理道德观,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激情和政治原则。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只有24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他们只占全国成人男子人口的不足百分之三。^③ 可见,当时参与政治投票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很小的。

托克维尔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沦为这种状况,统治阶层要负主要责任。对此,他分析道,“这场革命总体性的、真实的原因在于

① 托克维尔:《回忆录》,第41页。

②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37页。

③ Hugh Brogan, *Alexis de Tocqueville, A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09.



抑制可憎的观念,在整个王朝期间它都一直是政府的动力所在,这就是欺骗、卑劣和腐败的思想,它煽动并败坏了中产阶级,使它完全丧失了政治见解力,而提供给它的则是一种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如此愚蠢,以致中产阶级到最后完全与产生它的人民分离了,它让人们任由别人去指引,而所有这些人都以帮助被抛弃的人民为借口,把那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人民的头脑。革命普遍而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剩下的只是偶然事件”。^① 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仅凭下层民众造反,而没有中产阶级担当的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令托克维尔担忧的不只是上层统治阶层的腐败和中产阶级的颓废不振,当他把视线转向社会底层时,他看到了社会普遍的冷漠,尤其是对政治的冷漠,民众对“所有能扰动社会的观念的漠不关心,每个人都越来越关心个人利益”,^②“许多高尚的灵魂正在这些冷漠中丧失力量”。^③ 这是法国当时社会民情堕落的重要标志之一。与上层社会的那种“人们毫无生气,无能为力、死水一潭,无聊至极”相比,下层社会呈现的是“民风的逐渐软弱,精神的堕落”,人们普遍关心的只是“物质享乐和卑微的满足感”,到处呈现的是人的心态的褊狭和行为的庸俗。对此,他哀叹,生活在法国社会的人,“对一切都意念不坚,对一切都没有爱,没有恨,人们看不到希望,唯一指望的就是尽快在证券交易所赚钱”。^④ 在给一位朋友的

①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3页。

②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3页。

③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46页。

④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92页。



信中,托克维尔指出,追逐财富其实是一种全社会的现象,“几乎无人不拼命地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情感。这个情感轻而易举地渗透到所有的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①

一方面,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导致了社会的极度癫狂,它使“法国正变得‘贪婪而轻浮’,人人都在忙着挣钱,要么就是惦记着如何‘疯狂’花钱”。^② 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又使这个国家患了一种“毁灭的奇怪的‘中风麻痹症’”^③,民众已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愿望和激情。他们孤立而无权,对政治既无兴趣,也无法参与其中,更谈不上获得任何起码的实践经验,公民感必然荡然无存。托克维尔认为,这些处于癫狂与麻木状态,缺少公共责任的愚氓大众是法国革命变质,导致专制复辟并得以残喘的社会基础。

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的专制、中产阶级的萎靡和下层社会的冷漠与麻木所导致的社会总体性的腐败,使法国缺乏激情。他说,“我们今天最少见的东西就是激情,那种真正可靠的、调节并引导生活的激情。我们不再知道希望、热爱、仇恨”^④。不仅如此,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关心是如此之少”,甚至托克维尔感觉到,他自己也处在“几乎使我自己没有可能谈论政

①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3页。

②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3页。

③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40页。

④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08页。



治”的状态之中。^①

在托克维尔的眼里，公共道德腐败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法国已是百病缠身，“这是一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医治的疾病，而且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它必然要夺去我们的一切”。^② 这可能导致社会面临崩溃。他指出，法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的民情腐败与公共道德沦丧将使法国不可避免地陷入又一场新的灾难。他警告当时在座的那些议员们，“我们处于一个最特殊的境地，从来未有哪个伟大的民族像这样突然陷入其中。我们目睹了巨大的不幸，并被巨大的危险包围着”。^③

为此，他警告法国议会，“我看到世风日下，担心它在很短时期内，很可能就是在最近，把你们带入新的革命”。^④“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弊端早晚要导致革命，我不知道它怎样引起革命，也不知道它将从哪方面导致革命，但我知道它早晚要在我国导致最严重的革命。请大家相信这一点吧！”^⑤

三

托克维尔不仅揭露了民情腐败和公共道德沦丧的各种现象，预见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危机的到来，他还试图探究并分析导致这

①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00～101页。

②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914页。

③ 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3页。

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925页。

⑤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第924页。



些乱象的深层原因。作为政治家的学者,这是他一贯的学术风格。在他看来,导致 1789 年革命变质的关键原因在于法国人失去了革命所提倡的自由精神。而随着自由精神的丧失,自由政治空间也随之萎缩,以致完全消失。对此,他写道,“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革命做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①。自由思想的丧失,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铺平了道路;社会自由空间的消失,使人们不愿意也无法参与政治。

这是七月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恶果,因为它不允许人们讨论政治话题,不允许人们对敏感和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辩论,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形式的政治集会,不允许人们对政府的过失与腐败有任何批评。专制政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够毫无忌讳地侵害人们的自由,剥夺民众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与能力,将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乍看起来,在一个专制制度下,民众或许能获得安全和稳定的生活,他们的福利有人照看,但是,托克维尔注意到,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民众往往不懂得什么是自由,或者他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去争取自由。政府也不让他们为国家的命运和公共事务劳神费心、批评监督,只要安心被统治就好了。久而久之,德性在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慢慢枯萎,逐渐消失,社会到处都是普遍的愚昧和奴性。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Le 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Paris: Gallimard, 1967. 中译本见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93 页。